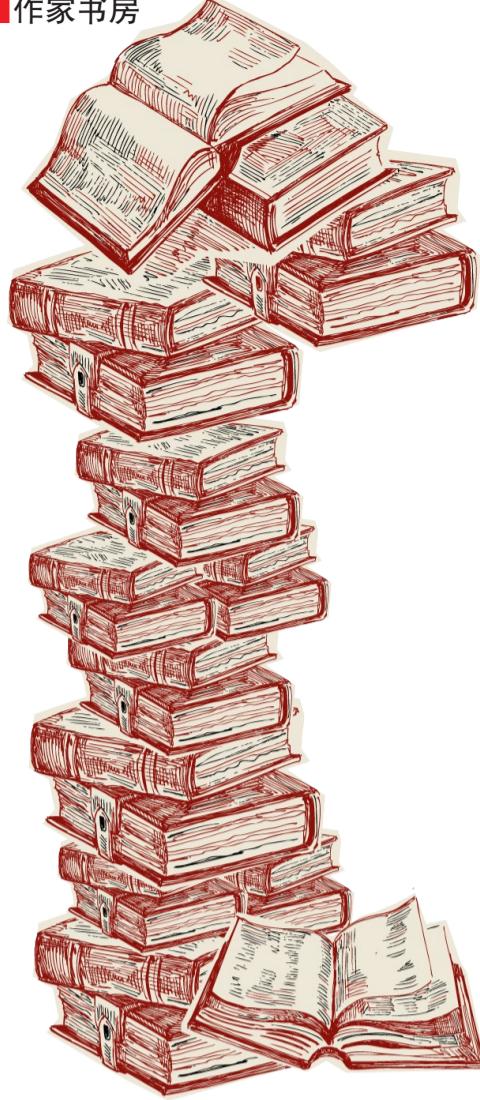


■作家书房



读初中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班里有个同学叫阿荣，来自镇子东南四五里远的海边村子。他个子不高，像招潮蟹那样机灵，像黑礁石那样结实。一个早晨，雷州半岛秋天依然灼热的阳光穿过玻璃窗，落在教室里，他递给我一本书《林海雪原》，问我：“看过吗？”

我说只看过同名连环画。他说：“这本书我想借给你看。”他好像知道我会喜欢看。在小学阶段，有一次考常用汉字2000个，语文老师说，喜欢看书才能多认字。我们这些考得比较好的同学成了喜欢看书的孩子。阿荣相信这样的传言。

我跟阿荣说，我只看过《苦菜花》。家里还有一本外国小说《牛虻》，翻了几页看不下去，没兴趣。最爱看的是绘图版《新华字典》，看多了，书脊脱了线，硬书皮几乎要掉下来。阿荣说，他也喜欢看这个版本的《新华字典》。那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新华字典》的，但似乎每个人的读书生涯里都有一段关于《新华字典》的故事。

我把《苦菜花》带来给阿荣。我说，这本小说好看，里面的母亲就像自己的妈妈。阿荣说他家里也有这本小说。

我们学校没有图书馆，连个小阅览室也没有。老师给我们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青少年版《保尔·柯察金》，一个学期里大家传阅着看。

《林海雪原》三两天就看完了，我把书还给阿荣。阿荣说：“你用不着这么快还我。”第二天一早，阿荣从书包里又拿出一本小说给我。这本小说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书很平整，像没什么人看过。看到我有些疑惑，他说这没什么，他家里有很多小说。

我跟阿荣说起《林海雪原》里剿匪小分队那些身怀绝技的人物，阿荣大大方方地说，他没看过这部小说，他不喜欢看厚的书，也没多少时间看，家里农活很多。那时正是秋收季节，放学后他要赶紧跑回家去，把晒在打谷场上的稻谷收回家。海边天一黑就起雾，迷迷茫茫的。从他的话里，我得知假日里他还要到村边海滩“拣海仔”。挖泥钉最辛苦，泥钉在淤泥里钻得很深。我有些分不清泥钉和沙虫，只知道沙虫晒干了是值钱的海味，小而黑的泥钉却卖不出价钱。

阿荣喜欢干农活，喜欢“拣海仔”。他说起这些时，眼睛很亮。

放学后，阿荣他们从学校后门回村子。那里的坡

借书之人

□ 邓宗良

田间有条牛车路，两边是越长越高的带刺篱笆和灌木丛。他们绕过一棵很大的、夏天里开满小黄花的树，跑进一片疏朗的桉树林。桉树林里有他们踩出的一条小路，一场雨就抹掉了，他们又把小路踩出来。有时风吹拂着桉树林，枝叶筛下的阳光碎片落在小路上，像风吹落的。

下雨天，阿荣他们披着各种旧雨衣到校，总有半边身子被浇湿了。他们找个地方拧干衣服，又穿上。他们把书包和装着午饭的铝皮饭盒抱在怀里，将将躲过了雨水。天热时，饭盒里的番薯块、咸菜头和小咸鱼发出些馊味，有时还招来几只绕着圈飞来飞去的苍蝇。好在老师并没有叫他们把放在课桌隔板里的饭盒拿到外边去——外边更热、天凉快时，他们把饭盒用彩色网兜装着，挂到教室外的金竹上。金竹的黄色枝干上有一些竖着的绿条纹，粗细不一，美得要发出声响来。金竹不高，竹节处枝杈多，好挂东西。中午时，从不同村来的同学在白玉兰树下坐着、蹲着吃饭，有说有笑。吃完饭，他们到井边咕咚咕咚喝几口清爽的井水。我没见过阿荣旷课。

一次做作业时，要用几个词串起来写一篇小作文，其中有个词是“湍急”。我想用“湍急”写海浪，老被“汹涌”这个词拦着。小镇的小运河和小溪流，好像到不了“湍急”的程度，真让人犯难。大家凑合着写，匆匆忙忙地交了卷子。老师在点评时念了我这篇，说写得很好，但没有观察，全凭想象写的。我一听真窘，我怎么一下子写到了金沙江，真像抄来的。阿荣回头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目光，课后还安慰我说，不看书还写不出来呢。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似乎好受一些。

读高中后，我和阿荣不在一个班。跟大家比，他依然是个小个子，更结实了，就是机灵劲儿少了一些。学校是新建的，图书馆差不多只是一块牌子，晚上开放阅览室，日光灯照亮书架上摆着的一些画报和期刊，报夹上挂着一些新旧报纸。我们那时还参加堵海，雷州半岛把围海造田叫作堵海。堵海期间，我带着阿荣借我的高尔基的《童年》，这本小说跟我们一起挤在村里的祠堂里，仿佛也累得倒头就睡。五十年前，这是我们那儿很难读到的名著，虽然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就有高尔基的《海燕》。在凹凸不平的新海堤上，我们挤在一起，扯开嗓门喊叫：“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我们的叫喊声像一群海燕钻进迎面扑来的海风里，好像风里真的有些缝隙。

中学毕业之后，我到远洋渔业基地当合同工。临走时，阿荣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小说。工棚是用稀松的竹席和味道很重的沥青油毡搭成的，闷热，雨天里还会滴滴答答漏雨。我把这部小说读到了最后一页——如果不是借来的书，我也许不会读完它。我在笔记本上抄下了自己觉得精彩的内容，一大段一大段的，还把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这是一本苏联小说，名字叫《城与年》。阿荣也许觉得读了这样名字的小说，可以让我知道如何应对城区陌生的生活。

读了一些小说，看到的世界便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也想写些什么。市文艺刊物《港城》的艾主编看了我投的一篇稿子，热情地约我见面。他在信里说，他也在岛上，在湛江港第三作业区体验生活。艾老师问我最近读什么书，我说《城与年》。费定的这本小说我看得很懂，真怕艾老师让我谈谈读后感。这样的回答也许给艾老师留下了不差的印象。《港城》发了我的第一篇散文习作——这个世界处处都有信任的目光。艾老师后来当了市作协主席，如今他有90多岁了，我想文学人永远年轻，他应该还像春天的那云那样温润。

真幸运，恢复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第一志愿，要去读大学的中文系了。阿荣和一些同学到我家来祝

贺，喜气洋洋，好像他们也考上大学似的。我不是一个人上大学，是带着大家的心愿上大学。我将《城与年》还给阿荣。那个场面有些生分，像是说说笑笑中，走到一个岔路口，小伙伴们说分别就分别。不是阿荣以后不再借给我书看，而是我不需要了。这是我和阿荣都未曾想到的。

大学图书馆里有多得无法想象的小说，就是系图书室里的小说，天天看也看不完。我看小说变得偷懒了，马虎了、潦草了，常常看个头尾，还老想着省下一点饭钱去买本小说。学校西门的小港新华书店有一新小说，门口就贴出手写的预告，挤在路过的公交车上都能看到。我也曾在新书销售当天一大早，跑到书店边狭窄的人行道上排队。买到小说，兴奋了好一阵子，在扉页上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购于广州小港新华书店。这些小说，我带到了北京，老跟着我搬家，有的到现在也没看完。以前还常常给自己找理由，书就搁在书架上，什么时候看都不迟。现在，看到有评论说哪些小说值得一看，还买，毕竟如今的网上购书既方便又便宜。于是，家里没看的小说越来越多。

五十年很快就过去了，眼中、小学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像小说里说的，大家各有各的生活轨迹。阿荣在老家做过服装生意，做过海鲜生意，日子过得还好，这我是知道的。最近跟一个老同学通电话，想跟他要阿荣的手机号。老同学说，阿荣后来跑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捣鼓的还是海鲜买卖。一个意外，他在异乡走了。我希望这个“走”是别的意思，傻傻地问了几次是哪个“走”。老同学最后只好直白地说：“死了，猝死的。”

阿荣离开有很多小说的家，本该续写他的人生故事，他的日子应该越来越好。他一生都在奔波。他辛苦、本分、诚实、快乐地挣钱，只会帮助别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是一个平常的、真实的和鲜活的人物。

阿荣借我书看的那几年，是我读小说最专心的几年。那是一段令人思念的时光。我走过桉树林小路，去过阿荣的村庄。他家是旧的砖瓦房，屋顶的红瓦经不住海边的风吹雨淋，一片片渐渐变灰黑，却很湿润。灰黑的瓦片层层叠叠，似乎是那些消逝了的春夏秋冬。往里走，有两间没有住人的房间，一间堆放着干稻草和带着泥土的犁耙，一间摆满了书。眼睛适应了有些昏暗的光线后，我看到了搁在架上的一本本小说。这把我惊着了。这里面，该有多少风物、多少人物、多少故事啊。阿荣呵呵地笑着说：“你随便挑吧。”我本来是想挑的，但光看书皮，实在不能判断这本小说是不是我喜欢的。

我已经习惯了阿荣借书给我。他把书递过来时，像是给我一件礼物，我不能挑剔他的礼物。这会给我一些悬念：他借给我的下一本小说讲的是什么呢？我还觉得，就这样，一本一本地读下去，总有一天，我能把他家的小说都读完。阿荣家的小说是怎么来的，我沒问，阿荣也没说。他家一定有个爱书的人。阿荣家的书，什么时候拿在手里，都是干干净净的，散发着纸张和油墨的香，还有农家的温润。我那天抱着高尔基的三部曲，穿过阿荣家的院子，一只母鸡伸长脖子，毫不示弱地打量着我，咯咯地召唤着小鸡。一群嫩黄色毛球般的小鸡，细羽柔柔地应答着，钻进母鸡的影子里。这个美好的情景像小说里的一页。

说起来，大概我是为了不辜负别人的信任，才读起小说的。人生中，有个文学的爱好是幸福的。

钱买得到书，买不到阅读。这个浅显的道理，回忆阿荣时又想了起来。没有读完阿荣家的小说，是个遗憾。阿荣家的小说也许不在了，也许还在，旧发发黄，让人不禁想起海边村子屋顶上那些满是岁月痕迹的瓦片。



□ 杨丽娟

半夜醒来，对面六楼阳台的灯光，透过我家阳台的玻璃如琴弦般照在卧室的东墙上。不用开灯，我就能隐约看到放在床边的那双白色的毛绒拖鞋。这样深的夜，不知为何邻家竟还亮着灯？透过一层碎花墙纸，能大致看到一个扎马尾辫的年轻身影正手拿筷子专心地在锅里搅动着。

住在安阳的这幢楼里已六年了。她可能也曾和我一样，偶然隔着碎花玻璃望见过我。下了楼，即使碰了头，大概也想不起彼此。几幢灰色的楼，像几个密闭的盒子，包裹着一切信息。

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每月收水电费的人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出现在家门口。他提着个灰色拉链坏掉的破兜，一脸笑意，嘴里报着一串数字，然后是取钱、找钱，动作简单到不必劳烦思维。而如今，水电费的信息在空中被接收，瞬间一串冷冰冰的数据就会显示在手机上。虽快捷方便，却总感觉不如那个收水电费的人的目光亲切。缴费手段进步了，似乎也掐断了面对面的表情互动。一窝蜂掺了假的表情包、信誉度极低的点赞，还有苍白无奇的“嘿咻嘿咻”，既聪明却也索然无味。幸好还有这几束邻家的灯光，直愣愣地不敲门就闯入我家，没有商量，也不必商量，光明磊落。

这些色彩不一的光里，夹杂着邻居的生活信息，是人间烟火的滋味。这些光与屋内的灯光进行着折射、反射的复杂混合，犹如更多户人家的光在我家邂逅。

记不得多少次，夜深了，我去餐厅里喝水。还未及开灯，突然，一束外来光一下子竟将餐厅照得通亮。我向光飞来的方向望去，正见一名穿着拖鞋的女子在阳台上晾衣服。显然，是她无意间开的灯照亮了我的生活。

在高楼丛林中生活，这些集合了邻家不同色泽亮度的光，分别照在吸顶灯上、侧墙上、地板上……全因邻居所在楼的方位、楼层等而定。朝南的卧室里的光，大都投射到房顶，或投影到衣柜顶上，一闪又一闪。柜头镂空的橄榄枝、玫瑰花朵团簇，在黑暗之中带了些神秘。

更为曼妙的是这些光里还投映着种在楼与楼之间空地上的槐树枝及一丛青竹的影像：无风，则静谧；有风，则或摇晃或狂曳。一会儿是竹影，一会儿是槐树，呈现哪种树影，全因我留的窗帘空隙的大小而定。整间屋子也因了这些鲜活的树影，有了大自然里流动的风景——这

是任何一家装饰公司都设计不出来的景象。朝北的客厅中的光线则往往在地面上拉伸得很长，甚至能直接照在客厅南墙边的座钟上。于是，光便有了嘀嗒嗒嗒的声响，仿佛被注入了灵魂。我相信，我家的灯光也同样温暖了邻家，也为他们的家注入了灵魂。

邻居的光就这样在我的家中合唱，互相感染着、叠加着，友好地倾诉着，是那般互相信任、那般没城府、那般可爱……它们溶着月光，溶着路灯，温暖了一堵墙、一间屋、一幢楼，或许还有一座城、一个国，带来了一场妙不可言的光影盛宴。

我特别喜欢在这种混合光影里赤脚跳舞。一会儿从有着A邻居光的卧室里出来，到了有B邻居光的书房里，再来到有ABC等邻居混合光的餐厅里、客厅里……各家光的色调有稠有稀、有强有弱，重要的是这些光的复合有着极强的偶然性。又因其不能保存也不能存储，而显得那么珍贵。映照在这种光影里，我感到温暖，感到浑身上下都舒服，两个手臂便会不由自主向两边伸展，腿也跟着连连跳起。我想这时不如跳舞，也只能跳舞。

人本来就生活在由万水千山组成的光影里。我想，有了这种光，再有了跳舞的心情而又有时翩翩起舞，该是最美、最浪漫的人生幸事。

正想着，这家的光消失了；不久，那家的光也消失了……好像一瞬间，全部的光都消失了，只有一户人家的阁楼上还亮着灯。那会是奋笔疾书、正在学习的学生吗？

于是，我家的墙上还留着一丝自强不息的光芒。



独一无二瘦西湖

□ 王国猛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杭州西湖之美已为古今游者所公认。同在江南的扬州瘦西湖，亦名列“三十六”之中，素有“天下西湖三十六，独无二瘦西湖”之誉。在我看来，扬州瘦西湖是天然去雕饰，有着自然长成的模样，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畅。之所以称为瘦西湖，是因为湖形如玉带，系于扬州古城之身。置身湖前，却见湖面倏忽变化，湖宽处须荡舟远渡，窄处则可纵马跃过。湖中凫雁成群，自在漫游，游人远观近戏，彼此各得其乐。

湖水当然是瘦西湖景点的灵魂所在。秋冬之交，湖虽不似春天时那般清澈，却瘠瘦凛冽、涵虚气蒸、雾笼天地。有了湖水的浸润，扬州城顿时形象生动起来。有山有水，城市才会显得清秀幽美，富有灵性。瘦西湖不仅自身蕴含着美的气质，更将美的感觉和意蕴传递给整座城市——扬州正是以其钟灵毓秀，成为人们游历的目的地。

历代对美的追逐者因地制宜，沿岸设计建造了各种亭台楼阁，种植不同的花草树木，疏密相间，错落有致，无重复感，亦无单调感，只让游人觉得一切恰如其分。因是沿着蜿蜒的湖岸依势而为，所以几无斧凿痕迹。想来季节更换时，湖岸或姹紫嫣红，或烟雨迷蒙，或白雪皑皑。而此时，银杏已一身金黄，梧桐正枯叶凋零，除了菊花仍灿烂开放，别的花未见踪迹。元稹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确实，秋风里，恐怕只有菊花在摇曳，而再过些时日，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将要取代菊花与飞雪共舞。扬州的深秋弥漫着一股清凉之气，天高云淡，雁阵惊

寒，力透山水。而瘦西湖好像更加瘦了，却更显神韵了。

夹岸垂柳依然青绿，似是不参与时序变化。杨柳依依，赋湖形而立，万条垂丝，迎风婀娜，这已成为天下湖之标配，瘦西湖当然也不例外。在湖边景区中，为其贡献片片绿色和缕缕风情的，正是那一棵棵排列成队列的杨柳。韦庄曾感叹“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我却以为，有情的恰恰是那湖边柳，四季各得其乐。

环绕湖岸，树木成群，虽时值秋冬，有金黄深褐之色点缀其中，但整个湖区依然以绿色调为主。绿色掩映中，有各种亭台楼阁、禅寺庙塔。临水而建，与湖之弯曲婉转相得益彰，尽显江南楼台之清秀柔美。这些楼台之中从来不乏故事。据说乾隆六下江南，都曾到过扬州，而每到扬州，瘦西湖便是必去之处，自然留下不少遗闻逸事和名胜古迹。

我更愿流连于两个文人常聚之所：郑板桥书有楹联“飞塔云霄半，书斋竹树中”的静香书屋以及“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的小金山月观亭。当然，我以为最值得游历也最想观赏的莫过于二十四桥。二十四桥本身建筑极富特色：桥长24米，宽2.4米，栏柱24根，台阶24级，处处都与“二十四”对应。唐朝那个酷爱扬州的浪漫豪气诗人杜牧便写了一首著名的《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诗中有对扬州繁华景象的留恋，对友人放浪生活的调侃，对彼此同游的重温，透露出杜牧

对扬州的深厚情感和对在扬州为僚的那段自由生活的无限怀念。今我来思，江南草木尚未凋零，站在二十四桥之上，依稀能感受到杜牧在扬州时的快乐和自由，那该是他人生中最为潇洒快活的时光吧！

杜牧无疑是最喜欢扬州的，否则不会在那里盘旋十年。而孟浩然在烟花三月下扬州，也是热爱扬州的昭示。李白屡下扬州，流连不去，曾三十万金散尽。徐凝来到扬州，直呼“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瘦西湖在康乾盛世时是盐商们的别墅区、活动场，虽名“瘦西湖”，却是实实在在的“富西湖”。乾隆的到来，让瘦西湖又成了名利场、政治场，一改唐朝时期李白杜牧他们乐聚的诗酒地、浪漫地。然而长江日夜奔流，时光风驰电掣，岁月在瘦西湖的草木荣枯中消磨，历史在朝代的不断更迭中丰盈。站在如今回首，浪淘尽风流人物，瘦西湖绰约依旧，二十四桥仍在，微波轻漾，明月清辉泻于湖面，真有“月来满地水”的感觉。我一身浩然，在瘦西湖岸边长立，杜牧的那种自由自在感渐渐弥漫我的身心。

与扬州相遇是一种缘分，与瘦西湖邂逅是一种美好，而与二十四桥相会则是一种约定，这种约定是数十年前当我初次读到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时就曾许的。如今站在二十四桥之上，虽不是明月之夜，而是深秋午后，但我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了杜牧的豪迈与风流，依然隐约地看到了扬州的温柔与浪漫。飘带般的瘦西湖，因为有了烂漫的诗篇、氤氲的文气，顿时变得丰盈起来。